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8
8 Jul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六十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7月8日上午10点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吴丁吞（缅甸）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上的第3个项目，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按照上次全体会议商定的，本会议今天继续在紧接全会之后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议程项目2，题为“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内容。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的代表。

现在我请比利时代表克莱克斯大使发言。

克莱克斯先生（比利时）：

谢谢你主席先生。 谨借发言之际，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的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工作，并向你保证，在你完成任务和你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同样，我还要称赞即将离任的主席，特拉洛夫大使，他以活泼有力的方式使本会议在5月份休会以后重新恢复了工作。

本会议的第2期会议现在已经开始。 我国代表团愿意根据自己关切的问题和希望衡量一下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

比利时大约是在八年前参加本会议的，为的是对有效的裁军措施，和如果可能的话，对消除某种类型的武器作出贡献。 我国从不认为这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或定期进行念咒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恰恰相反，我国充分意识到，在有关国家眼里看来，影响其安全的任何有效裁军或军备限制措施，要想实现，就必须使安全得到保证，并且使裁军条约和协议有具体条款，即有关均衡、和核查的条款，保证这一安全，并确保作出的承诺能够得到认真履行。

如果评价安全状况不属于本会议的范围，那么具体规定未来公约应当维护安全并保证信守已作出承诺的条款，则肯定是我们的一项具体任务。 比利时感到，不

应当使这一任务再受到拖延。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是谈判，按照当前这个字的含意，它既包括谈判本身，也包括谈判的筹备工作。这种筹备工作对于国家的实际状况或安全需要没有影响。由于这一初步工作的目标在于扫清道路，使有效谈判在具备必要条件时成为可能，应当以一种彻底和有层次的方式进行这一工作。只有在为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具体工作小组中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认为，作为一般规则，职权范围只有尽量简单才能获得好处，它的起草方式应当避免先决条件和事先对工作的最终目标作出判断。由于协商一致原则也适用于工作小组，因而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超出它预想的程度。这样我们就会确实感到，由于其重要性而使我们优先加以重视的问题，将会在适当条件下，以理应得到的连续性和本身所需要的彻底性受到审议，从而不会危害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家有可能接受的根本政治选择。

本会议对待争取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一目标的方式完全表明了我们所提倡的态度。首先，不存在认真谈判的条件，因此在1980年35届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具有非常简单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议，确定这一公约谈判所要处理的问题”。这一工作进行了两年，而且是在1982年第37届大会上，主要有关的国家才最后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必要的条件，工作小组也接受了起草一项公约的真正职权。而这时主题才处于显要地位，而这是很恰当的。

我国代表团欢迎我们议程上第5、第6和第7项目上存在有工作小组。然而，我们主张会议应当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下决心审议其工作方法，积极看待采用更符合其作为多边谈判机构真正名称的更简而易行的办法。

刚才我提到了安排相互、彻底和可核查的放弃化学武器的任务。这一任务是15年前在这一城市开始的，它应当尽快完成，或至少在精心起草未来公约条款允许的范围内尽速完成。我国对这种愿望抱有极大兴趣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奇怪的。正如在这一会议厅和其他地方曾不只一次提到的，我们比利时人对使用军用毒气保留着可怕的记忆，这是我国人民和政治家的一种可悲的特权。我国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起草国之一，而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呼吁遵守该议定书。我们认为这一议定书是个起点。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比利时提出了旨在迈出更

大步伐的建议，这一建议导致国际社会在第37届联合国大会上建立了审议关于违反议定书申诉的程序。联合国秘书长在履行赋予他的这方面职责的时，向来可以得到我国的无条件支持。然而，《议定书》受到威胁，化学武器的使用在过去几年中日趋增加。建立化学武器库的国家的数量正在增长，而道义上对化学武器的反对正在减少。我们需要更全面、更持久的外交文书。同时，我国支持所有旨在防止化学武器使用的部分措施，特别是旨在防止获取这种武器及其使用的国际倡议。1984年4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采取措施控制某些关键前体的出口。这些措施自那时以来得到了成功的采用。但比利时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能有效地代替一种基本的、决定性的文书——一项规定强制性销毁化学武器和彻底禁止其研制、生产和储存的普遍国际公约。无论是不扩散安排、无化学武器区或任何其他部分或临时措施，都不能代替它。我们需要一种最终的全球解决办法。鉴于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预见到它，而且我们不能再满意过去有时我们不得不迁就的缓慢的谈判步伐，这就变得更加势在必行。

比利时满意地注意到自1985年10月以来，在去年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先生组织的协商中，化学武器谈判相对的更加注重实际的转变。我们欢迎去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先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表示逐渐增加谈判的打算。尊敬的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在6月26日的会议上告诉我们，6月5日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重申，他们重视加强努力缔结一项有效的和可适当核查的协议。当时洛维茨大使和我们谈了某些非常贴切的想法，其现实性、实际性和建设性促使我们希望目前暂被搁置的一些根本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苏联最近通过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了一系列我们认为表明前进愿望的建议。苏联的意图，特别是关于核查的意图，需要进一步澄清，除非有解释上的错误，否则苏联现在似乎确实承认了核查的重要性。

核查应当是国际性的，它不仅在消除现存化学武器储存方面、在申报生产设施和销毁这些设施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首先关系到的是不生产。关于这最后一点，荷兰举办的座谈会确实很有建设性，我国代表团愿意再次感谢荷兰政府如此圆满地完成了它提出的极好倡议。

在比利时看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是本会议的一个绝对优先项目。我国代表团欢迎似乎正在发展的加强这一工作的新的愿望。我提到过的尊敬的美国 and 苏联代表最近的发言是这方面值得欢迎和令人欣慰的证明。

我国代表团愿意与诸位交流一些看法以便对澄清某些思想有所帮助。

首先，让我们同意在消除化学武器的谈判中，关键是对我们所要消除的东西有一个精确的概念。给这种武器下适当的定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禁止措施的性质和对这些措施的核查，影响民用化学工业的正当利益——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它在发展中不应当受到不适当的怀疑、监督或限制——还影响化学工业的科研和技术进展，其中应当禁止和防止任何朝生产化学武器方向发展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识别化学武器的构成要素，特别是一份毒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清单。这一工作正在以明确的目标和实质性的方式进行，我们已经有了很先进的清单。然而，我们的作用不是谈判致死、有害和危险的化学品，而是化学武器，一种由化学品构成其破坏性作用的武器的制造。我认为，目前起草或建议的第2条没有反映，或至少没有充分反映对武器概念本身具有决定作用的用途。

我们认为，现在该是重新解决这一定义问题的时候了。比利时打算对第2条的最后拟订适时作出贡献。我们的工作现在正在以更迅速的步伐令人满意的取得进展，我们应当努力清楚地确定未来公约第一条所要准确规定的基本义务和禁止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有一套适合于我们所寻求的目的的定义。

关于化学武器，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完成的任务具有两方面的性质。首先，就狭义而言，我们应当进行化学裁军，换言之，在国际监督下消除武器的储存和直接生产设施。第二，我们必须保证缔约国承诺的宣布放弃获得化学武器由于有适当和有效的核查措施而可以信赖。核查对于这两方面都起着关键作用。

两种类型核查所引起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极为不同和几乎无法比较的：在第一种情况中必须考虑的基本是安全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中须加考虑的则属于经济利益。在第一种情况中，化学武器的存在是肯定的和得到承认的；第二种情况则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必须有效防止使它变为现实。过一会我再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愿意处理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狭义而言的化学裁军，换句话说，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设施，它应当在公约生效后尽快开始。应当按照一个国家

技术上销毁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库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总的销毁期的长短。

比利时没有任何化学武器，它也不打算拥有任何化学武器。我们不时在领土的部分地区发现由其他国家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丢弃的化学武器。这些过时的化学弹药被定期销毁，而且只要发现，还将继续予以销毁。正如最近造成4人死亡的事故表明的，它们对我国同胞是一种危险。我们希望，鉴于它的很具体的方面，该问题能由公约或公约的附件单独处理。

B工作小组负责起草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安排。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此间的关切将落实到关键问题上，也就是订立一整套规则。假如在公约生效之后发现，销毁储存由于要等待有关宣布或储存位置等问题的解决而被拖延的话，那么公约的可信性和普遍加入的机会的确是无法想象的。

在春季会议中成为我们注意的焦点并且还要由我们重新谈起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销毁这些储存的顺序。我国代表团希望由于比利时4月份提交的提案，它将有助于困难的克服，尽管困难是严重的。

由于这两个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在拟议的销毁顺序的全面方案中包括进了一种对各种成份组成的武器储存进行总的比较的方法。我们还对在比较储存领域中构成概念性突破的中国的提案进行了发展。

关于消除生产设施，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苏联提出的具体方案，而且我们自今年年初就知道，苏联准备接受这一进程的国际现场核查。然而，尊敬的美国代表在6月26日的全体会议发言中说到，“到底哪些必须销毁”仍有待商定，这样，在我看来，他表明了他对什么是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适当定义抱有兴趣。我们必须能够区分实际用于生产无法否认的称为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我前面提到的定义问题。

公约的第二个基本方面就是防止获得化学武器。这里的目的是拟订最适当的核查制度，以便向各缔约国保证对不研制、不制造、不储存或不转移化学武器的承诺真正履行。

A工作小组的谈判自1985年10月以来，一直着重具体识别最有可能构成秘密生产化学武器的物质要素，它显然包括一些普遍认为是化学战剂的化学品，以

及获取这些化学品所必须的前体。在选择用于所有这些化学品的禁止和核查制度时，首先我们必须问，这种物质能否用于武器以外的用途。只有用于和只能用于武器用途的化学品才应彻底禁止。当然，如果由于科学发现，一个缔约国开始为纯粹的和平时用途生产其中一种化学品，而它又能够向必须设立的国际监督组织作出示范，那这将是一种例外。在制订规则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可能使我们要么在对它们进行严格控制的同时取消对某些化学品生产的禁止，要么在这些化学品为和平目的制造但随后却用于其它用途的情况下将它们置于更严格的制度下，或者将以前未被认为是化学战剂或新型前体的化学品列入附属公约的清单中。

重要的是这里应当记住因其内在因素而有可能用作化学武器的化学品与实际当作化学武器使用的化学品之间的根本区别。这里一项适当的化学武器定义再次充分显示了它的重要性，而且，正是核查和监督能够使我们确定所有双重用途的化学品，我再次强调双重用途的化学品是否应属被禁止之例。

尽管国家主管当局有义务保证本国的工业在关于不生产的条款方面与国际监督机构进行合作，然而保证化学工业的正当利益也极为重要。这种作用不应颠倒。在这方面，我们的观念应当是任何未明确禁止的都是准许的，而不是相反。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给民用化学工业造成不公正的和无法忍受的负担，我们就会打开通往过分吹毛求疵和令人厌烦的监督的大门。无论是在数据交换或现场视察中，根据第6条建立的制度在遵守公约的责任方面，均不应具有以国际组织代替国家主管机构的作用。

我们可以，也必须期望缔约国将遵守自愿作出的所有承诺。我们认为系统的核查是在各自承诺中设想的诚意不足以保证信任的时候，加强各缔约国之间信任的必要积极手段。

这就使我要谈一谈设想用于对付不明朗的实际形势的措施问题，这种形势造成人们怀疑是否遵守条约第一条中所载的基本条款，即按照商定的时间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设施或禁止研制、生产、储存、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的义务。人们对国际组织将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措施作出了设想：这些措施包括交换额外情

报和对包括不属于公约其它条款规定的系统视察范围的未作公布的场地进行现场质疑视察。

就目前我们正在为一套具有空前规模的可核查的裁军措施寻求一种新的形式而言，本会议在这后一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不应当使我们感到不必要的惊奇。目前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然而，根本的是要立即找到一种可信的和有效的解决质疑视察的办法，以便保证经常核查措施不会使任何未明确考虑在内的东西被完全排除在所有监督之外的结果。这样，质疑视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与已公布的场地有关的系统视察措施的信心并且为缔约国所接受。

当然，未来公约必须包括能够在一缔约国提出使用化学武器的可信指控时尽快执行现场事实调查的条款。然而，让我们希望，这种最终结果永远再不会发生，未来公约在所有核查条款方面有效到足以将其永远排除的程度。这样将会提供一个业已执行并且是可核查的雄心勃勃的裁军措施的具体典范，并且促使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加倍努力，以便在常规领域和核领域也实现最关键和紧迫的拆除世界过渡军备的任务。

主席：

感谢比利时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愿意对斯里兰卡外交部长 A · C · 沙哈尔 · 哈密德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感谢他来访的时候，我愿意提到他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因为他过去曾两次在本会议上发言。我确信，鉴于他对我们工作所做的贡献，各成员国将会饶有兴趣地聆听他的发言。现在我请斯里兰卡外交部长 A · C · 沙哈尔 · 哈密德阁下发言。

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

主席先生，今年我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访问恰恰与你担任主席这一事形成巧合。缅甸和斯里兰卡同是亚洲的两个小国，在数世纪的历史中有着共同的哲学和文化的传统。作为现代国家，我们从这一传统中汲取力量，努力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在专门致力于裁军的国际论坛上作出我们的贡献。

斯里兰卡一向十分重视这一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确，单凭小国本身不能改变本会议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会议议程上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直接关系。在一场大的对抗中，这种论点就站不住脚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受害者。重建本会议就是要给第三世界发言权——这是一种实质性的不容忽视的声音。

在裁军事业中两支无畏和不断大声疾呼的声音今年由于阿尔瓦·米达尔的逝世和奥洛夫·帕尔梅的遇刺而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是我在这两个悲剧事件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裁军论坛上发言。因此我愿向这两位全世界骄傲地称其为自己公民的瑞典的和平战士表示敬意。

我们已经进入到1986年的下半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需要使自己记起今年是国际和平年。去年10月24日当我们在许多尊贵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场的情况下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所能一致通过的唯一决议就是关于国际和平年的决议。我们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的几周之后，本组织就陷入直接威胁到其生存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还没有战胜这种危机。它比预算平衡问题有着更深的根源。它代表着一种对《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为执行《宪章》而建立的机构的承诺的集体危机。今天，国际和平年有被作为背弃条约的一年、使裁军建议流产的一年、公然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而辩护、通过干涉别国内政事务破坏国家主权和在其他国家继续存在外国军队的一年而被纪念的危险。

今年四月新德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再次关切地注意到新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军备竞赛的升级。新出现的技术使新一代核与非核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世。同样，通过采用新技术研制新的外层空间武器系统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这就带来一个十分严重的新的方面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中——这种暴力既是公开的又是隐蔽的。必须捍卫和平和正义以免遭暴力的进攻。这些进攻有时来自恐怖主义，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恐怖主义常常披着一种政治事业的堂堂外衣，而实际上是通过恐怖而不是民主进程寻求皈依者的虚无主义。我们捍卫国际和平、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能力依赖于我们自己对包括《联合国宪章》和所有条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遵守。强词夺理的诡辩不能掩盖放弃文明社会的克制而在军备竞赛和全

球的势力的角逐中捞取短期好处的真象。

如果条约和国际保证可以无视国际制度管辖可单方面不予理采，那么我们对于那些破坏法律制度的人还有什么道德影响力？国际法律和制度超越国家概念。单凭武力是不能维持的。200多年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博克在与美利坚和解的演说中说道，“单使用武力不过是暂时的事件。它达到一时的征服；但不能消除再征服的必要：而一个要永久征服的国家是无法治理的”。

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正确的说一个永久受政治、经济或军事威胁或需要使用武力的世界是无法治理的。正是承认了这一事实，因而创立了联合国，作为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和争取在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这就是国际和平年的内容。除非我们在这个会议桌上同意，除按照《宪章》的严格规定，国际法律和道德永久不能纵容将武力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否则在这个论坛上就永远无法实现和平与裁军协议的统一。总而言之这一点划分了文明政府和恐怖主义集团。

在这一国际和平年中我们目睹的另一挫折就是未能召开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的国际会议。我们理解导致延期的理由。斯里兰卡期待着这一会议，并且欢迎裁军和发展领域中的知名人士小组的《联合声明》。联合国关于军备竞赛和军费开支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的研究以及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逐渐累积的作用，确立了《宪章》中两个重要目标——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正确的。象瑞典这样的国家已经表明，作为裁军进程的一部分，可以把军事资源转用于建设性的民用，必须事先计划这种重新分配，避免军事工业集团的持久存在。在这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必须在全球基础上作出这种重新分配的规划。在过渡阶段，一方面保持国家安全需要不受减损，同时可以在自愿基础上实现军事预算的削减。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的国际会议必须于1987年召开，斯里兰卡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以恰当和合适的方式参加。

在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两个最强大国家领导人在这个城市举行了会晤。一系列支配国际安全形势和裁军进程的重要原则受到了他们的详细审议。今年1月15日我们还收到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和

一系列其他倡议。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苏联在第五轮双边谈判结束以前提出的新建议已经被有兴趣的接受，并且正在受到认真研究。我们希望这代表着大方向的转变，而面临被违反风险的现存条约，能够随着大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器库的新协议的出现而得到加强。把裁军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正在出现。必须抓住和平的机会。双方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对国际社会负有的巨大的责任。联合声明中承诺今年再举行一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肯定是好的征兆。它们可以在去年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在日内瓦而且在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取得有实际内容的成果。

多年来斯里兰卡和其他国家一道希望看到 1971 年关于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宣言能够得到实现。1979 年在成功地举行了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之后，我们就期待着召开一次关于印度洋的国际会议，作为实现《宣言》目标的一种手段。自去年在南太平洋建立无核区的《拉罗通加条约》以来，巴西最近关于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区的倡议是对日益觉悟到需要将各区域与权力的角逐及其破坏稳定的影响隔绝开来的一种标志。缔结一项关于海洋的国际法律制度，尽管未能得到普遍加入，但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海军军备竞赛上。斯里兰卡作为特设委员会主席将继续为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国际会议而努力。只有这一会议能为有效执行《宣言》奠定广泛的指导方针。

军备竞赛中似乎危险地迫在眉睫的另一个新的方面是在外空。斯里兰卡在这一点上也加入了在本论坛和在联合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努力。差不多在 20 年前，斯里兰卡就告诫注意外层空间不加限制的军事活动。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我们过去对地球军备竞赛及其动力导致人们熟悉的研究、发展、试验和部署这一现象的关切。1966 年我作为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在通过《外层空间条约》时曾有机会声明：

“第四条第二款禁止在天体上的军事演习和其他军事活动。此处我们再次遗憾地注意到没有禁止外层空间和月球上的军事活动。

……我国代表团希望记录下对第四条的保留，并且希望它不会以暗示批准在外层空间和月球上的军事活动。如果是那样的话，条约的崇高目标就将化为无有。”

标就将化为无有。”

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与军事有关的空间能力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关切。1982年8月我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探索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上说道：“如果这些成就成为少数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在角逐中所利用的专有特权的话，那么国际社会确实将面临错误指导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成就的危险。这样就会出现不仅是通过例如侦察卫星、搜寻和救助行动这类辅助军事应用，而且还会通过在太空部署专门的进攻性武器系统使太空出现军事化的严重危险”。四年后我们目睹了太空的军备竞赛在研究试验室进行起来。但是今天的研究明天就会变成现实。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有效地使太空摆脱各种武器。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关于这个议程项目的特设委员会已经开始了识别和审议有关问题的严肃认真的工作。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维护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达成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协议是必不可少的。加强《外层空间登记公约》和为和平使用而登记的卫星的不可侵犯性是另外的必要步骤。该问题的技术复杂性要求作出全球努力，以便在任何谈判之前谋求对讨论的参数达成一致。斯里兰卡认为，一个具有独立职权范围，能为本会议提供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的科学专家工作小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

我们还努力争取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我愿再次回顾我在1982年维也纳的联合国外空会议上的发言，当时我说道“对于建立国际太空机构的可能性已经给予了某些考虑，这是符合当今国际生活中逐渐发展的趋势的……我们有必要用能够使外层空间成为各国间真诚合作的真正成功领域的体制性机制为空间时代作好准备”。无论当时和现在我们都认为一个世界性太空机构是符合国际社会最大利益的，它将确保以合作方式进行太空的和平利用，保证发展中国家也能够从这一人类继承的共同的财产中获得好处。因此我们高兴地欢迎最近关于召开一次审议建立这一组织的国际会议的倡议。外层空间的和平与稳定是为人类利益在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有效投资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创造这种条件，我们就会象20年前一样再次失败。

如果本会议在世界事物中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世界的外空和海洋都避免不了军备竞赛。这一多边谈判论坛的设立具有所有国家一致同意的目标。你们正在

进行谈判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重要任务，我祝愿你们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必须从世界上消除这种可怕武器的生产和使用。不是确定不同的优先顺序，而是在有成功可能性的领域中进行实际工作。我们承认，我们应当共同感谢荷兰政府最近举办的有益的座谈会。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制定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紧迫性大大加强了。我们一方面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同时不能不从这一事故中吸取不仅需要保护和和平核设施免遭事故性破坏还要免遭蓄意攻击的这一教训。国际保证核安全的自发努力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值得称颂的作用——它将在9月份召开一次加强国际核安全和放射性保证方面合作的国际会议——良好地预示从这一失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同样明智地谈判人类生存和防止一场核战争所必须的裁军协议呢？

正如辩论中清楚表明的，会议无法就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明确规定的具有优先地位的核问题采取行动，这是对全球裁军谈判系统的控告。斯里兰卡再次敦促，作为最初步骤，紧急开始关于核禁试的工作。《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同样呼吁核武器国家参加这一紧迫谈判，并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相信，缔结一项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条约将是一项加强现有法律制度防止核武器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最为重要的步骤。能够为所有人接受的一项职权范围的诸因素是存在的。大会接二连三的决议都表明绝大多数国家希望这一措施。在核查领域中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在不影响可能就有关问题的范围产生最后的协议的情况下开始讨论。斯里兰卡对于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灵活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对于方式或结构并不是死板的。我们对口号或职权范围也不是教条式的。然而，我们见到的太多了，如果这种灵活态度得不到其他方面愿意妥协的回报，那么这种灵活态度是毫无效果的。

我愿再回到埃德蒙·博克承经说过的话“所有政府、实际上人的每一种好处和享受、每一种美德和每一种明智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物物交换基础上的”。没有妥协和物物交换就不可能实现裁军。从实力出发的谈判、靠违反现有协议的谈判和通过恫吓而进行的谈判不会取得具有普遍效力和持久性的结果。斯里兰卡将

永远在本会议呼吁妥协精神。

主席：

感谢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的重要发言和对主席以及我国的友好讲话。今天的发言者名单就到此为止。还有那个代表团愿意发言？

按照今天早些时候商定的，现在我打算让全体会议休会并且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议程项目 2 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内容。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7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会议休会。

会议于上午 11 点 15 分散会。

×× ×× ×× ×× ××